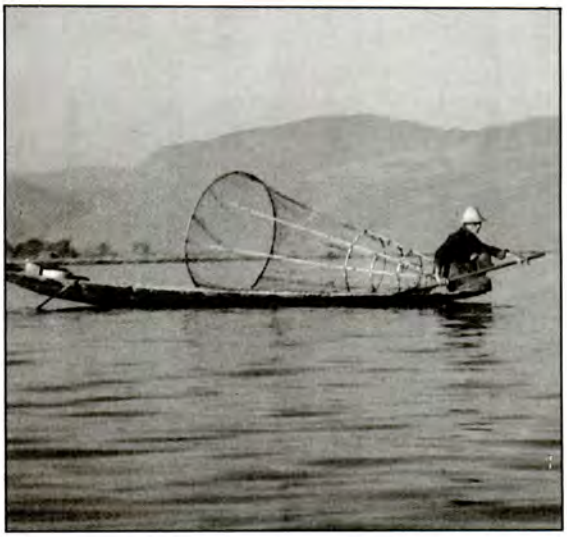
從年譜認識弘一法師

（本文榮獲太子建設獎學金）

◎陸豔冰



我迷戀中國古代文化，很少花心思在近代的藝術文物上，雖偶閱藏經，高僧作品卻從未涉獵，近代佛門人物就更陌生了。

民國七十八年冬，跟朋友遊西湖，虎跑定慧寺內闢有弘一法師紀念堂，陳列大師之手稿和照片，同行者無人愛此道，匆匆去來，走馬看花，只留下淡淡的記憶。

民國八十四年冬，跟朋友到臺中參訪護國清涼寺，該寺規模宏大，基本上採北方建築和明清殿堂配置形式，室內走廊掛了些字畫，其中有一幅很大的心經，用鏡架框裱。大幅作品，掛在走道亦不合適，觀賞者沒有足夠的欣賞距離。當時我們一心一意到大殿禮佛，並未駐足細看。雖然只是匆匆一瞥，卻好像已經留下了一點甚麼，禮佛完畢，又不自覺地去尋找它，看到署名，才知道是弘一法師的墨寶。

有一天，在臺大附近的彌勒素菜館用餐，牆柱上掛了些嘉言聯語，雖然沒有署名，雖然只是印刷品，跟真跡相去甚遠，大師書法令人意緒安寧的魅力依然。自此之後，在圖書館看到有關法師的東西，便會隨手翻閱，雖然零碎，算是有了初步認識。

近年，臺灣的宗教界新聞頻傳，有些教團渲染靈異感應，有些則鼓吹大眾在情慾中修行，不必守戒讀經，感慨之餘，不禁想起這位既平凡又偉大、既平淡又傳奇的一代高僧。

壹、生平概述

大師原籍浙江平湖，先祖營商，世居天津。大師一生大約分為四個階段：一、接受傳統生活、教育時期；二、接受新式教育時期；三、任教職時期；四、僧侶生涯。

一、傳統生活教育

大師出生於光緒六年，五歲父喪，次兄當家，他是在兄、母督促教導下長大的，沒有進學堂，由兄、母啟蒙，讀誦百孝圖、名詩格言等，九歲才從村莊的先生讀書摹帖。大師聰慧勤勉，研讀範圍頗廣，舉凡經、史、子書、小學、訓詁，無不涉獵，尤工書法、篆刻、詩詞。

戊戌政變那年，大師十九歲，他是敬慕新黨的，康、梁逃難時，師曾自刻一石「南海康君是吾師」以誌景仰。清廷捕殺新黨，他也不得不離開家鄉，帶著母親妻子到上海。

十九年的天津歲月，奠下大師深厚的國學、書法基礎，一生受用不盡。

二、接受新式教育

十九歲到了上海，二十二歲入南洋公學讀書（註一）。二十六歲留學日本上野美術專門學校，在音樂學校學洋琴，三十一歲學成返國。

初履上海，師即以其文才書藝活躍於文藝界，出詩集、

印譜，又與上海書畫名家組織「上海書畫公會」。入南洋公學就讀後，仍然是當時文壇的核心人物，創辦「文美會」，主編《文美雜誌》，課餘亦為報社執筆，任太平洋報社文藝編輯。在學校，他也積極參與社團活動，曾兩度粉墨登場，演京劇〈連環套〉、〈大八蜡廟〉，上臺開打，立即成為學校的風雲人物。

二十六歲那年，母親去世，扶柩回津，將妻兒在老家安頓好之後，放洋日本，在上野美術專門學校，攻西洋油畫，課餘又在一家音樂專科學校專攻鋼琴，主編《音樂小雜誌》。在課業外，他迷上了東洋戲和西洋劇，組「春柳劇社」，演出〈黑奴籲天錄〉和〈茶花女遺事〉。兩劇造成轟動，前者因激起觀眾戰鬥和反抗的情緒，引來清廷駐日公使館的警告，而後者則因大師反串茶花女一角，演來維妙維肖，詮釋女主角的情緒，使人感同身受，備受日本戲劇界泰斗好評（註二）。

大師在上海、日本開拓生活圈，結交志同道合的師友，閱歷人生，直接接觸新思想、新學問、不同的民族文化。他的才華與魅力，在這十一年中，展露無遺。日子如波濤朝霞，是他一生中最為起伏絢爛的歲月。

三、任教職時期

宣統二年，三十一歲的李叔同學成返國。他先回上海跟昔日文友會面，安頓好日籍妻子再束裝北上，「天津工業專門學堂」已經準備好聘書等待大師歸來。

武昌起義，革命成功，社會沒有秩序，又有兵亂，許多學生都返鄉避禍，師也於民國元年春自津抵滬，任教於城東女學，授音樂、文學。課餘文友雅集茶聚，負責城南文社筆會撰稿、文編，任「太平洋報」文藝編輯，這半年在上海，工作得有聲有色，一如往昔。

秋天，應「浙江兩級師範

（後改組為省立第一師範）」之聘，離滬赴杭，一直到出家都在一師任教，並在南京高師（註三）兼課，教授美術、音樂兩科。

西湖是虛靈的，遠離繁華的上海，日子過得怡靜多了，將所有心力投注在教學上，閒暇寫字、譜曲填詞、跑寺院、唸經坐禪，致力於靈性修持。

這是他生活方式和心境轉變的時期，民國五年冬入虎跑大慈山試驗斷食，觸發出家因緣，於民國七年夏天披剃於虎跑寺，時年三十九。

四、僧侶生涯

民國七年七月，師依虎跑寺了悟上人為剃度師，九月在靈隱寺受「三壇具足大戒」。出家後，大師並無固定駐錫寺院，雲遊於杭州、上海、永嘉、廈門、泉州間，參訪佛門長老，謝絕一切俗務，專心讀經、抄經、講經、著述，只做一切跟修持弘法有關的事。

大師遠宗智旭，近崇印光，喜研經律論三藏，自謂「余所修者以普賢行願品為主，以此功德回向往生西方，可說教淨雙修」（註四）。一生著述甚豐，因其以華嚴為境，四分戒律為行，導歸淨土為果，故其著述、講演、法書多以此為中心（註五）。

師剛出家，在靈隱寺受戒時，披覽《靈峰毘尼事義集要》及《寶華傳戒正範》而發心學戒，五十二歲時居法界寺，在佛前發專學南山律誓願，終身守戒甚嚴，公認為律宗第十九代律師。

民國三十一年，師安詳圓寂於福建泉州溫陵養老院晚晴室，世壽六十三歲，僧臘與戒臘皆為二十四夏。

貳、為甚麼是僧侶？

弘一法師的才華，可以是詩文的，可以是繪畫的，可以是書法的，可以是戲劇的，可以是音樂的，可以是教育的，為甚麼他不要做畫家、音樂家、演員、教師，卻要出家呢？

宿因（註六）與時代造就一代高僧。

高僧（傳教士）、醫生、教師、社會工作者都較有愛的能力，具關懷別人、奉獻自己的傾向。大師的這種特質，在不同的歲月裡以不同的方式展露出來。

青少年時代，他愛貓畜貓，體恤窮苦親鄰。他跟兄長非一母所生，生母是第五房姨太太，比他哥哥大不了幾歲，兄長又是嫌貧愛富的個性，對弟弟是嚴厲多於慈愛，母子倆得不到很好的照顧和尊重，清末亂世，更易觸發悲心，認同變法。

明治維新後的東京是如此繁華煥發，祖國卻如此沉淪多難，放洋留學都是有革新頭腦的，醉心文藝者多不會步入政壇，青年的胸臆，悲喜交集，熱血澎湃，戲劇只不過是他們宣洩懷抱、淑世濟民的工具。

民國雖然建立，北方一直都在混亂中，師不得不避居東南。教育，是國民政府施政改革的重點，也是新文化運動議論的焦點。如果大師沒有找到他的出家因緣，會不會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呢？教師、法師的本質不都是一樣嗎？大師出家後不是仍然跟在家一樣寫字、譜曲、講經授課、辦學、寫作、編書、提攜後進嗎？只不過是扮相不同罷了。

大師童年已好佛事，五歲父喪，家中延僧誦經，「師見僧之舉動，均可愛敬，天真啟發，以後即屢偕姪輩，效燄口施食之戲，而自中據上座，如大和尚焉。」（註七）

師曾有「年七、八歲，即有無常苦空之感，母歿，益覺四大非我，身為苦本。其後出家虎跑，全仗宿因」（註八）之言。亂世傷亡，至親逝世勾起大師無限感觸外，疾病最易惹無常苦空之慨。

大師身體素弱，留學日本時曾患肺病（其母死於肺病），此後咳嗽的毛病經常發作。出家後不久患痢疾（時年四十三歲，其父亦死於痢疾），五十

二歲時患瘧疾，五十六歲又大病一場，先後三次重病，師皆疑不起而於病中立遺囑，說明遺體處理之法。幸皆蒙龍天加被而得康復。當病患面臨大限時的感覺，恐怕只有曾經起死回生者才知道吧！

以筆者的體驗來說：民國八十年秋天，我的身體很虛弱，某一天晚上，氣溫並不低，可是我覺得很冷，能禦寒的衣被都穿蓋了，還是發抖，那是從體內發出的寒意，不禁想起去世多年的妹妹和姨母，不知道當她們的能量逐漸消失，四大分散之際是甚麼心境。

大師自言：「今春病瘧，熱如火焚，連誦行願品偈讚，略無間斷，一心生西，境界廓然，正不知有山河大地，有物我也。」（註九）這是高僧境界，而我的親人連宗教信仰都沒有，她們也會那麼豁然嗎？今天，因大師而回憶這段往事，尤其思念我的姨母，她養育了我十多年，在她殘餘的歲月裡，我正忙著上班、兼差、考聯考，還有家務事，沒有每天去醫院陪伴她，而每次去看她，她都很體諒的把我趕走，想起來，心中充滿愧疚。

姨母出殯那天，看到一位長輩，多年前曾一病不起，家人已經準備料理後事了，也不知道為甚麼，突然間不藥而癒，平常頗為嚴峻的她，癒後判若兩人，是否宿植善緣深厚之故呢？

因緣真的難解說。

參、為甚麼是律師？

除了出家因緣外，大師出家後儉樸自持，律己嚴謹亦為人所推崇樂道，細心推索，也有其脈絡可尋。

從家教方面看，幼時其兄教督甚嚴，不得少有踰越禮教，其母慈愛並不溺愛。「一日師食時，桌少偏，其生母訓之曰：『席不正不坐』」（註一〇），故師於少時即知自律。稍長，雖對兄長作為頗不以為然，亦只有溫和的反抗。對社會國家的不滿，只以藝事明其

懷抱，並沒有革命性的行為。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之際，藉教育介紹西方文化，並沒有鼓動學生推翻傳統，晚年甚至說自己不懂白話文（註一一）。

師十二歲喜習《說文解字》，開始臨摹篆帖，此後致力篆書刻石，閑居必練小楷。在虎跑大慈山斷食期間，每日早晨，「仍以寫字為常課，所寫有魏碑、篆文、隸書，筆力比平日並不減弱」（註一二）。出家後曾在佛教養正院教寫字方法：「須由篆字下手，每日至少要寫五百箇，再學隸，入楷；楷成，學草。寫字最要緊是章法，章法七分，書法三分，合成十分，然後可名學書。」（註一三）從師之學書歷程及所遺墨跡，或可略窺師之性格品味，實不能以俗世才子論之。

大師接受新式教育時期，相當活躍，展露出他的群眾魅力與領導力。名伎歌郎，組會創社，予人名士浪漫的印象，私底下呢？歐陽予倩記述「自從他（指大師）演過茶花女以後，有許多人以為他是箇很風流蘊藉有趣的人，誰知他的脾氣，卻是異常的孤僻。有一次他約我早晨八點鐘去看他——我住在牛進區，他住在上野不忍池畔，相隔很遠，總不免趕電車有些箇耽誤，及至我到了他那裏，名片遞進去，不多時，他開開樓窗，對我說：『我和你約的是八點鐘，可是你已經過了五分鐘，我現在沒有工夫了，我們改天再約罷。』說完他便一點頭，關起窗門進去了。我知道他的脾氣，只好回頭就走。……像息霜這種人，雖然性情孤僻些，他律己很嚴，責備人也嚴，我倒和他交得來。我們雖好久不見面，常常總不會忘記。他出家的時候，寫了一副對聯送我，以後我便只在玉泉寺見過他一次。」（註一四）

杭州一師的學生曹聚仁回憶：「『我們的李先生』（同學對他的稱呼）能繪畫，能彈琴作曲，字也寫得很好，舊體

詩詞造詣極深，在東京時曾在春柳社演過茶花女，這樣藝術全才，人總以為是箇風流蘊藉的人，誰知他性情孤僻，律己極嚴，在外和朋友交際的事，從來沒有，狷介得和白鶴一樣。」（註一五） 大師素在律己修養上下功夫，在日本時期是律己嚴責備人也嚴，回國任教之後，是位「從來沒有怒容，總是輕輕地像母親一般吩咐我們」的教師（註一六）。他去斷食的動機是因為「斷食是身心『更新』的修養方法。」「能使人除舊換新，改去惡德，生出偉大的精神力量。」（註一七）

天性所趨，大師剛出家在靈隱寺受戒時就發心學戒，後發專學南山律誓願。能言能行，終生治學至勤，嚴持戒律，不多言聚眾。夜不會客，晚不點燈。衣食住等，皆極簡單粗劣，力斥精美。過午不食，每日晨食僅粥一大碗，無菜（註一八）。即使作客，亦祇許白水煮青菜，用鹽不用油，捲衣為枕，冷水洗臉，用的是變得灰黑且破得不堪的白毛巾，舊友驚嘆又疼惜（註一九）。

大師心路歷程，未敢妄自揣臆。我於民國八十四年夏末秋初，檢查出體內長了一個直徑七公分大的腫瘤，良性？惡性？則要待開刀取出化驗後才知道。醫生給我一個月的時間安排該處理的事。住院真的很無聊，開刀前後的一、兩天，一心一意唸佛號或調息，平時靜坐用功都未能這樣集中精神過，那種覺知外界卻又不為其干擾的感覺，難以言喻，不知道是否佛力加被，或者是因意念集中而忘卻手術後的痛楚，抑或真的如同室病友戲言的「沒有神經」，這一關就此胡胡塗塗、平平安安的過去了。等到可以下床走動，心意就散亂，那時候才體會到為甚麼老和尚總是要叮嚀我們，每天都要念發願文、拜佛、靜坐，根本戒一定要守好的意義。

今天接觸弘一大師，看到他「在佛前發願，決定徇各方

面的懇求，在五磊寺開辦南山律學院，期以三年的時間，演講南山律宗之三大部，以成一期化事，俾眾生均霑法樂」（註二〇），後來因為募款的棲蓮和尚野心太大，大師只好忍痛放手，大師「受了這樣的打擊，一月未睡，精神上受了很大的不安，看經念佛，都是不能；照這情形看來，恐非靜養一二年不可。雖然，從今以後，我的一切都可以放下，而對於我的講律之事，當復益精進，盡形壽不退。」（註二一），大師之能執能捨令我感動不已。

五十九歲那年，大師在泉州「竟大改常度，到處演講，常常見客，時時宴會，簡直變成一箇『應酬的和尚』」（註二二），一位十五歲小孩子給他寫了一封信，勸他以後「不可常常宴會，要養靜用功」（註二三）。大師讀後，即於泉州承天寺佛教養正院同學會席上講演，並發露懺悔（註二四）。一代高僧尚有如此胸懷，從善如流，想到自己知過而不能改，改也不能持久，能不心生大慚愧。

肆、有情？無情？

說到大師出家，之前不讓妻女知道（註二五），之後妻兒求見不見最具戲劇張力，每被大肆渲染，大師真的如是絕情嗎？

歷史文化上的大人物，都是仁民愛物，沉潛熱情。大師少年時對家國關愛之情，出家後絲毫未減；五十四歲時偶然經過潘山，發現晚唐愛國詩人韓偓的墓道，驚喜欲狂，登謁後，搜集了許多參考資料給弟子高文顯，囑其為詩人編一部傳記（註二六）。五年後，舊時弟子劍痕居士訪師，師破例於晚間會客，客離寺後，師還寫信書對聯給他，勉勵他要做好官（註二七）。出家後大師絕不跟達官政要來往，地方首長登寺也拒不接見，但當新貴少年倡滅佛之議、驅僧之說時，雖閉關亦毅然出關，約晤會談，並致書蔡元培、浙江教

育廳長等，貢獻整頓佛教的意見（註二八）。

出家後，大師跟舊日師友學生往來如昔，情誼有增無減。夏丏尊四十五歲生日那天，約大師（時年五十一）及經子淵在「小梅花屋共飯蔬食。石禪（即子淵）以酒澆愁，酒既酣，為述昔年三人同居錢塘時良辰美景、賞心樂事，今已不可復得。余（大師）乃潸然淚下，寫《仁天般若經》苦空二偈貽之」（註二九）。

友朋相聚，大師多情善感。跟信徒道友相處，則事事關心，無處不近人情。文心法師追悼大師云：「民國二十六年，蘆溝橋事件爆發以後，余遂移居萬石蓮寺。……弘一律師從青島攜帶學僧數十人亦到。……余安居會泉老法師關房南部，弘一律師安居關房北部，專研律宗。……同居有四、五月之久，凡見面雖彼此杜口，然亦合掌為禮，以示互敬。當其往泉州時……睹余書棹除經書外，別無所有，寂寥異常。他老人親手栽三、四小磁盆名花，對我很慈愛的樣子，躬自搬到我書棹沿，並說明其花的名字，……說了花名，他老人就和悅地轉身回寮了。至今思之，一係慰我寂寥，一係借物以顯其精神常在，乃使後學追悼不忘者也。」（註三〇）平淡中益見師之真情真性。會對妻兒絕情嗎？

在我所交往，具藝術創作才華，且已有成就的師友當中，不難發現這類人物，都有強韌的生命力。很容易被感動、激動，甚至付諸行動。個性上同時具備兩極端，熱情如火時，內心可能是冰涼的；冷冰冰時，內心往往是波濤澎湃的。平常很正常，非常時刻多會發出人意表的言行，好壞則視個人天性修養，總是在一般人認為愈不可能處展現其才情睿智。

大師一直都跟侄兒李晉章以書信聯繫，但都以居士相稱，大愛不分親疏，世人強別厚薄，親情緣深難斷，怎樣才

能令妻子放得下、走得開？王寶釧苦守寒窯二十年，守的是一個希望。難道他要給妻子還俗的等待嗎？從世俗的觀點，是絕情；在學佛人眼中，是難捨能捨；在大師，還有更圓滿的解決嗎？

伍、法以藝弘、藝以法傳

大師出家後本欲棄絕諸藝事，然因有知其俗名而求墨寶者眾，「若能以佛語書寫，令人喜見，以種淨因，亦佛事也」（註三一）而改變初衷，以筆墨接人，唯非佛書不書，非佛語不語，所寫多為佛號、經偈、格言、高僧法語、古德詩文、華嚴集聯之類。以件數論，是大師一生寫得最多的，尤其是五十九歲那年，在泉州特別廣結法緣，「不滿兩個月，寫字近千件，每日可寫四十件上下。」（註三二）

最耗大師精氣神的是手書佛經，寫經不同寫結緣字，可任意揮灑求神韻意趣，寫經須端身正心，一筆不苟，不可任意潦草，而師勇猛精進，常掩關刺血寫經，血耗神傷，字字都是心血結晶。在文字上有紀錄的有數十種，其中《阿彌陀經》、《心經》、《金剛經》、《華嚴經·普賢行願品》、《地藏經·見聞利益品》等均普遍流通海外各地（註三三）。

此外，為別人作品題詞、作序的也不少。大師出家後便沒有作畫，但是他在杭州一師有很多優秀的學生，將他的畫藝觀念傳下來，其中豐子愷依大師，賀大師四十九、六十壽誕時，先後繪製《護生畫集》、《續護生畫集》，大師均參與編輯，並為之題詞（註三四）。兩畫集流傳甚廣，今年臺灣世界書局重排版印刷，頗受歡迎，誠為佛門師弟以書畫說法之美事。

大師自日返國，已不涉戲劇事，出家後對音樂亦不復措意，除為太虛法師所撰三寶歌詞譜曲外，並無梵唄創作，只因舊生劉質平「往訪和尚於山寺，飯罷清談，偶及當世樂教。

質平歎息於作歌者之難得，一任靡靡俗曲流行閭閻，深惜和尚入山之太蚤。」（註三五）大師於感慨之餘，寫五首歌詞以為教材，後由劉質平師生數人，反覆推敲，分別譜曲，交上海開明書店刊行，大師命名為《清涼歌集》。

大師曾在浙江一師、南京高師以樂施教凡六年，全國音樂教師很多為其薪傳！在俗時所作歌曲十餘種，被編入《中文名歌五十曲》而流傳於校園，風行海內，今天依然餘波盪漾。《弘一大師傳》作者陳慧劍（一九二五年生）記述：「孩提時代，聽叔伯父親合奏祖母愛聽的〈落花流水〉、〈送別〉、〈驪歌〉等優美名曲時，便覺得心弦舒暢，根根毛孔都有欲仙的意思。後來，聽父親閒談中說：〈送別〉是李息霜所作，李息霜是誰？茫然無知。若干年後讀書時，在音樂課上，又唱到這隻曲子。誰知道，當二十多年後，妻子平常愛好古典音樂，她愛唱的〈春遊〉、〈早秋〉、〈憶兒時〉，又是李息霜先生的曲子。在臺灣的中小學課堂，有些愛好古典樂的音樂教師，依然教李息霜先生譜的曲、作的歌（註三六）。大師的歌曲，不知安定舒暢了多少人心！」

大師一生獨鍾書藝，自童年習字，至死方擱筆。大師墨寶已結集者有《李息翁臨古法書》，曾於民國十九年由夏丏尊交上海開明書店出版（註三七），原稿已燬於抗戰中，復於民國五十三年，由星洲廣洽法師以原書加以整理刊印，更名為《弘一大師遺墨續集》，乃在俗時所臨碑帖，名為續集，因在此之前，已有《弘一大師遺墨》編輯行於世，多為出家後寫經作品（註三八）。

大師習字，始以臨篆，再學隸入楷，基礎紮實。不論字聯、抄經或書簡都工整俐落，結構嚴謹。早期法書，講究筆法，剛勁變化，多方筆，魏碑味很濃。學佛後漸收斂，筆筆圓潤，日趨恬靜。最感動我的

則是晚年秀逸的書跡，非關體弱目衰，而是大師心靈慧命的呈現，隨心而寫，由心生相，筆墨行間自然散發出一股魅力，使觀者寧神淨意，心情愉悅。毋怪乎彼時人求字不求法時，大師笑言「余字即是法」，「不必過為分別」（註三九）。

陸、結語

數讀大師年譜，如見親朋。我看到玩得髮亂衣髒、垂手聽訓的孩子王；我看到推盃換盞、掌聲雷鳴後枯燥落寞的心靈；我看到彈琴揮毫，意緒飄蕩，隨逐因緣。

他克己自律，收束意馬心猿，淬煉自性光芒，由孤僻冷傲、律己責人，而寬厚慈祥，而愛被萬物。

俗世看他絢麗風流，文壇藝界感懷他的貢獻，佛門推崇他律師的成就，在他自己，只不過是堅定嚴肅地完成每期生命。

大師以身、以聲、以文、以字、以沉默教化，攝受一切有情。他的光輝如明月美玉，他的精神典範，如層波疊浪，如禽木繁衍，擴散延綿。

註釋：

一、上海徐家匯南洋公學即交通大學的前身，是盛宣懷於光緒二十二年間奏辦的。完全依照美國的中學學制。師當時是唸預科，選讀經濟特科。

二、松居松翁〈對於中國戲的懷疑〉：「中國的俳優，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，雖僅僅是一位留學生，但他所組織的『春柳社』劇團，在樂座上演『椿姬』一劇，實在非常好，不，與其說這個劇團好，寧可說就是這位飾椿姬的李君演得非常好……尤其是李君的優美婉麗，決非日本的俳優所能比擬。……但他現在卻已皈依佛門，棲隱於杭州湖畔，謝絕塵俗，倘使自『椿姬』以來，李君仍在努力這種藝術，那末豈讓梅蘭芳、尚小雲輩馳名於中國的劇界。」（林子青〈弘一大師年譜〉頁二六引胡懷琛〈上海的學藝團體〉）

三、即中央大學前身。

四、林子青〈弘一大師年譜〉頁一四〇。

五、根據秦啟明〈李叔同著述繫年〉，大師著述分四部分：一、詩詞文論（含讚偈題聯）；二、弘法講演；三、樂歌佛曲；四、佛學文論（載《菩提樹》四八〇、四八一、四八二期）

六、他（大師）自己曾說：「年七、八歲，即有無常苦空之感。母歿，益覺四大非我，身為苦本。其後出家虎跑，全仗宿因。」（蔡冠洛戒珠講苑一夕談，見林子青《弘一大師年譜》頁六）

七、見林子青《弘一大師年譜》頁三。

八、同註六。

九、見林子青《弘一大師年譜》頁一〇〇引蔡冠洛

〈弘一法師閩行前一席談〉。

一〇、見姜丹書《弘一大師永懷錄》頁二三。

一一、五十一歲時致芝峰法師書「音因劉質平居士諄諄勸請，為撰清涼歌集第一輯。歌詞五首，附錄奉上，乞教正。歌詞文義深奧，非常人所能瞭解，須撰淺顯之注釋，詳解其義。音多病，精神衰頹，萬難執筆構思；且白話文字，亦非音之所長。」（林子青〈弘一大師年譜〉頁一〇四）

一二、見林子青《弘一大師年譜》頁三九、四一。

一三、見林子青《弘一大師年譜》頁一四一～一四二。

一四、林子青《弘一大師年譜》頁二三。

一五、林子青《弘一大師年譜》頁四九。

一六、同註一五。

一七、林子青《弘一大師年譜》頁四〇。

一八、「大師一生，於惜福一事最為注意。衣食住等，皆極簡單粗劣，力斥精美。民國十三年，余至普陀山，居七日，每日自晨至夕，皆在師房內觀察師一切行為，師每日晨食僅粥一大碗，無菜。師自云：初至普陀時，晨食有鹹菜，因北方人喫不慣，故改為僅食白粥，已三十餘年矣。」（林子青《弘一大師年譜》頁七六）。

一九、「上人入山後，律己至嚴，治學至勤，操行至苦，雲游四方，恒跣芒鞋，孑然一擔。民國十四五年間，曾過甬市，挂搭七塔寺，雜遊方僧隊伍，其摯友夏丏尊請至上虞白馬湖暫住，……見其啟擔，一敝蓆，草已稀疏零落，欲為易之，不可；一敝巾，本白而變灰，欲為易之，亦不可；且曰：

其色雖不白而無害於潔也，尚可用幾許年月焉。說罷至湖邊洗冷水面。夏君心焉恤之而無如何也。供張素食，累用香菰，卻之；用豆腐，亦且卻之。依其意，祇許白水煮青菜，用鹽不用油耳。夏君心欲厚之，而無如何也。作客猶然，其平日之茹苦，可想而知矣。」（見林子青《弘一大師年譜》頁七七引姜丹書《弘一律師小傳》。

二〇、林子青《弘一大師年譜》頁一〇四。

二一、林子青《弘一大師年譜》頁一〇七。

二二、林子青《弘一大師年譜》頁一五八。

二三、林子青《弘一大師年譜》頁一五九。

二四、林子青《弘一大師年譜》頁一五三。

二五、見《弘一大師永懷錄》頁四「上人故有妻，居天津，有二子，聞曾欲求一面而不得。留日歸國時，攜日姬，居滬，出家時，託友貲遣，初固絕未使之聞也，日姬欲求一面亦不得，慟哭而東返！」（姜丹書作傳）。又頁十「當剃度時，天津與上海家眷，悉莫知之。有妾日籍聞息，抱兒求見一面。再三哀懇，不得。僅語人代達云：『當作我患虎疫死，不必再念。』妾無奈，繞房啼悲而去。」（僧睿作傳）陳慧劍「據弘公自己在信中告訴郁智朗居士：他出家是得到家人充分同意的！因此，他勸郁智朗，不可在妻子反對下出走，要這樣會招到惡果。弘公豈有妄言？」而認為有不確之處（弘一大師傳頁二〇）。

二六、林子青《弘一大師年譜》頁一一八。

二七、林子青《弘一大師年譜》頁一五八。

二八、林子青《弘一大師年譜》

頁八三、頁八五。

二九、林子青《弘一大師年譜》頁九七。

三〇、林子青《弘一大師年譜》頁一五一。

三一、林子青《弘一大師年譜》頁四八。

三二、林子青《弘一大師年譜》頁一五五引大師致李芳遠書。又大師一生對蕅益極為景仰，曾編大師警訓為《寒笳集》（五十四歲時），於焚誦之餘又致力華嚴之研究，並綴成〈華嚴集聯三百〉（五十二歲時），故師為人所書經偈聯語，多取自此兩書。

三三、陳慧劍《弘一大師傳》頁五五二。

三四、林子青《弘一大師年譜》頁八九、一六四。

三五、林子青《弘一大師年譜》頁一四二。

三六、陳慧劍《弘一大師傳》頁十五～十八。

三七、大師親自寫序：居俗之日，嘗好臨寫碑帖，積久盈尺，藏於丙尊居士小梅花屋，十數年矣。爾者居士選輯一帙，將以鋟版示諸學者，請余為文冠之卷首。」（林子青《弘一大師年譜》頁九四）

三八、廣元法師〈弘一大師的佛體書法〉覺風季刊十四期（民國八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）頁三。

三九、大師五十六歲時在溫陵養老院，到院求字者頗多，將離院赴惠安錢山時，葉清眼居士送大師，「將上車，余（葉居士）謂此次州人士多來求公字，少來求法，不無可惜。公笑謂余曰：『余字即是法，居士不必過為分別。』」（林子青《弘一大師年譜》頁一二八引葉青眼〈紀弘一於溫陵養老院勝緣〉）

參考書目：

・林子青《弘一大師年譜》，天華出版社，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初版。

・姜丹書等《弘一大師永懷錄》，新文豐。

・陳慧劍《弘一大師傳》，東大圖書公司，民國七十八年五月再增四版。

・秦啟明《李叔同著述繫年》，菩提樹四八〇～四八三期，一九九二年十一月～一九九三年二月。

・戴嘉枋《弘一法師出家思想析論》，菩提樹四八六～四九〇期，一九九三年五月～九月。

・秦啟明《李叔同著述繫年》，菩提樹四六四～四七三期，一九九一年七月～一九九三年四月。

・陳慧劍《弘一大師身後遺存「字、畫、印」的幾個相關問題》，菩提樹五〇六～五一二期，一九九五年一月～七月。

不同的樂，不同的心情

《弘一大師李叔同音樂集》

秦啟明編著

訂價：一百七十元

慧炬出版社出版

歡迎訂閱

畫撥：〇〇〇三四八四—五

戶名：慧炬雜誌社